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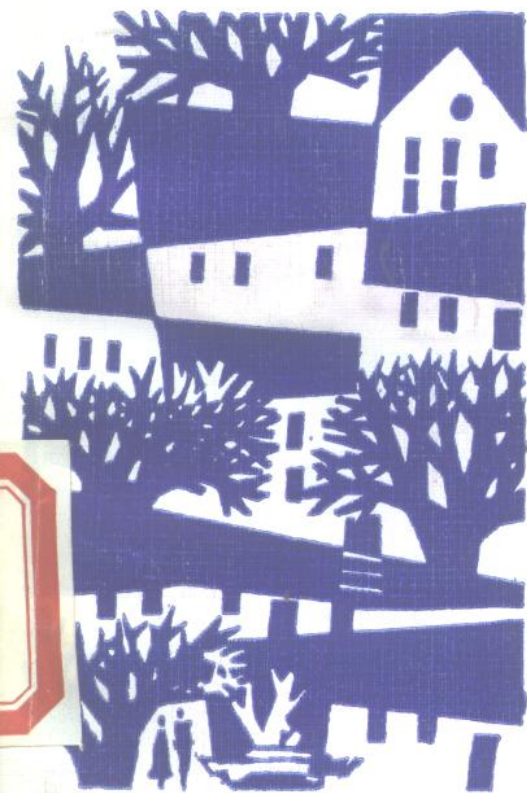


鲲鹏丛书

● KUNPENG CONGSHU

我的联邦德国之行

● 古 华



● 古 华

我的联邦德国之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我的联邦德国之行

古 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湖南省常宁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6印张 3插页 91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湖南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59-0178-8/I·122

〔统一书号：10355·1172〕定价：1.10元



1986年6月8日于荷兰鹿特丹郊外

目 次

我的联邦德国之行 (1)

洛桑，洛桑…… (98)

我认识的韩素音

“世界花园印象” (163)

绿草地，绿草地 (185)

我的联邦德国之行

1985年11月25日 星期一晴 北京—法兰克福

今日从北京起程，赴联邦德国访问。

应当回顾一下，我是怎么被联邦德国政府新闻局所邀请，进行这次“考察访问”的。

大约是三年前的秋天，我客居北京改编自己的小说为电影脚本，并办理有关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埃及、摩洛哥访问的手续。一天下午我去复兴门外新公寓拜望老作家萧乾同志。萧老年高七十，几年来一直关注、偏爱着我的小说习作。在他家我遇见了一位褐发碧眼、长相英俊、风度潇洒的外国朋友。萧老风趣地介绍说，这是西德驻京大使馆的新闻参赞陆柏赫先生，跟中国人有亲戚关系，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的女婿。陆柏赫先生握着我的手，以不太流畅的北京话

说：“古华先生，见到你非常荣幸。我跟你同岁，属马。上星期天我一口气读完了英译本《芙蓉镇》，戴乃迭译得真好！所以我知道古先生跟我同岁。”

匆匆一见，也就匆匆客气了一番。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刚从埃及、摩洛哥访问回来，收到一封萧乾同志从北京转来的信。萧老附信说，写信的王晓薇女士是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聂华苓的女儿、上次见过一面的陆柏赫先生的妻子。王晓薇女士给我的信热情、真诚，说她如何喜欢《芙蓉镇》，一次就买过十本英译本，有朋友从美国来，就送上一本。她希望能读到我的其它小说并有关的评论，以便她在完成张恨水的创作研究一书后，再写有关我的小说评论，云云。我遵嘱给她寄去了我的两本新出的小说集、创作年表并一册《‘芙蓉镇’评论选集》。后来我们时有通信。她每信必代她的先生陆柏赫向我致意。有次她还提到，西德驻北京大使斐培谊阁下也很喜欢我的译成英文的小说。

同年十一月，我又到了北京。通过电话联系并寄请柬，王晓薇女士请我和萧乾夫妇去外交公寓她家做客。其时她正做了妈妈，生了个胖娃娃。头次见面，我觉得她的人跟她的文笔一样，俏丽灵秀，富于情感。她人缘很好，竟把大使、

公使、文化参赞、商务参赞都请来了。斐培谊大使阁下高高瘦瘦，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不时地拍着我的肩头，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他在北京度过了童年，那时他父亲是德国驻北京的公使，所以他现在很喜欢自己也出使中国。他说他已经读过我的两本英文小说集，喜欢《芙蓉镇》、《浮屠岭》、《爬满青藤的木屋》，还有那个捉王八的故事①……他说了些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我们围着一张椭圆形餐桌，边吃着各式各样的西点，边谈着有关中德两国文学的话题。遇上语言障碍时，就由萧老和王晓薇女士来翻译。后来大使问起我到过哪些国家，去过联邦德国没有？等等。

一九八五年九月下旬，我在广州改稿，听北京朋友说，联邦德国驻京使馆正在安排邀请我和另外两位学者去该国考察访问的有关事项。十月下旬，我从香港访问后回到北京。时值联邦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阁下访华，西德大使馆举行宴会招待中国作家，我应邀参加。出席宴会的除文化部副部长吕志先同志外，都是作家：王蒙、艾青、冯至、萧乾、鲍昌、邓友梅、张洁、张抗抗等。宴会之前，斐培谊大使将我介绍给根舍外长，说我的小说是写中国南方农村二、三十年的变化，并说已邀请我于十一月下旬访问联邦

德国。交谈中，大使还表示要到湖南看看，读了我的小说，他想实地看看。我则向他介绍了洞庭湖、岳阳楼、桃花源、张家界等风光名胜。

以上，便是我被邀请访德的经过。

下午六时，北影派车送我到首都国际机场。另外两位同志随后来到。陆柏赫新闻参赞来机场送行。机场海关收了我们每人拾元的出境费。晚八时廿五分，我们乘坐的汉莎663号航机准时起飞。我们被安排在宽体客机第二层的头等舱里，座位和过道，都十分宽敞舒适。空姐为每位乘客挂好大衣和外衣，服务十分周到。在整个航程中，空姐一直踏着快步忙碌，一刻不停地回答各种问题、奉送各种食物、饮料，其中包括啤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都是半磅装的。她们对任何一位旅客，都呈现出真诚、会心的微笑，使人感到亲切、恬静。还分发给每位乘客一副收听音乐节目的耳机，一套牙具、一双浅套袜——免去乘客在坐舱里行走时或睡眠时穿鞋脱鞋之劳。

这是一次长达十七小时的空中旅行，从亚洲的东部飞往欧洲的西部，从地球的一端飞向地球的另一端。

①系指短篇《南湾镇逸事》

11月26日 星期二 雪 法兰克福

巨型客机飞行得十分平稳。我打开头顶上的阅读灯，将联邦德国使馆送的介绍他们国家各行各业概况、图文并茂的十几本小册子，翻阅了一遍。德国，真是个神奇的国度。德意志民族，真是个神奇的民族。他们经历了那么多成功、欢乐，成就了那么多天才、奇迹，却又经历了那么多的巨大的灾难、惨败。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文学的歌德，音乐的贝多芬，哲学的康德、尼采、黑格尔，自然科学的爱因斯坦，特别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还用得着来开列一个全人类都熟知的长长的名单吗？他们的光辉照亮了整个黑沉沉的世界，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但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在历史的记忆的长河里，普鲁士好斗的骑士们曾经纷扰了欧洲好几个世纪。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法西斯的魔爪曾经把整个地球投入血腥的战火，招致全体人类的诅咒和昂然奋起将其歼灭。

早就从书刊上看到、听师友们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优秀的德意志民族象烈火中再生的凤凰，生活走上了正轨，按着和平的意愿，在战争的废墟焦土上重建了自己美丽的家园，并成

为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无独有偶，一个东方的大和魂，一个西欧的德意志，两个蕴蓄着无限创造力的民族，当他们的精力被谬误引向战争的时候，就成为世界狂人，使全人类都为之战栗；当他们的精力被明智地引向和平建设时，就成为经济巨人，在世界每个角落都留下他们强劲的足迹。

我要踏上的就是这么一块迷人的疆域，他要拜见的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民族。北京时间凌晨四时，航机抵达卡拉奇国际机场，停机一小时加油，空姐换班，巴基斯坦职工上来打扫卫生、运来食品。我隔着舷窗向外望去，机场上灯火辉煌，停摆着许多巨型客机，日航、苏航、法航、英航的都有，这里是东西方之间航班的交汇点，繁忙的洲际航空港。我记起将近两年前，我乘坐中国民航的航班出访北非，在这里停留过两小时。但那是大白天，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后来航机沿着印度洋海岸线向西飞行，由于时差原因，越飞太阳越高，真有点类乎“不落的太阳”了。这次却是凌晨，航机离开卡拉奇后，也是向西飞行，却越飞天空越黑，真是漫无边际的长夜了。为了让乘客休息，机舱里的灯全部熄了。又整整飞行了八小时。太困了，我戴着耳机听着音乐

睡着了。醒来过两次，又睡。立体声音乐能催眠，我的耳机一直没有摘下。

机舱里的灯全部打开了，伴随着轻音乐，麦克风里空姐向大家道着早安。接着空姐给每位乘客送来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并请大家放下小餐台准备用早餐。一个通宵的飞行，用餐四次，虽然都是可口的热熟食品，实在有些过量。舷窗外，天边泛出了云霞。度过了一个长达十八小时的黑夜，终于天亮了。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即欧洲时间早晨七点过十分，航机降落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在机场候机大厅里迎接我们的是联邦新闻局的雇员苏碧清小姐。苏小姐身材高挑，黑帽黑衣黑裙，映衬出白净的脸庞，衣着素朴得近乎修女。她为人坦率，在等候行李的时候自我介绍说：她是昨晚从波恩坐了两个小时火车赶来的，目前还是波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毕业论文将要论述徐志摩的诗。这次陪同中国客人访问，是一次学习中文的好机会，她随身带了一本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德辞典》备用呢。她说她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住在外地。她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过一年半。

领罢行李箱，我们坐计程车进城。高速公路

两旁的山坡上、草坪上、树林里，到处铺着白雪。苏小姐说，这是今年入冬以来的头场大雪。但我们这里下雪并不冷。你们上海冬天很少下雪，却爱下雨，潮湿而阴冷，对不对？当然，中国同学的心很热。甚至“热”得有些过分。跟我同室的一位女生，老是提醒我要穿衣啦，要减衣啦，出门要带伞带围巾啦；每当发现我说话声音有点沙哑，有点鼻塞，就要我吃这个药、那个药啦！我真不习惯人家这样来关心我。有次我就火了，跟那女生吵了一架，请她尊重人，不要管得太多……后来我也就慢慢习惯了。

苏碧清小姐年纪轻轻，却很有个性。我们都跟着会心地笑了。我们住进法兰克福火车站附近的“黑森霍夫”饭店。大约是座四星饭店。苏小姐告诉我们，每位房间里的水果可以吃，桌上的饮料可以喝，但雪柜里的酒和饮料，还有闭路电视，都是要另外交费的。她还一人交给一份在法兰克福的访问日程表，铅印的，封面上印着客人的名字，里边的内容包括下榻的饭店名称、电话，从几点到几点访问或参观什么单位、电话，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吃饭，会见什么人、电话，等等，极其详尽。以后，我们每到一座城市，苏碧清小姐就先到下榻的饭店服务台取来一包预先存

放在那儿的，我们一行访问该地的详细日程表，每人一份，还有街道地图和小画册。德国人办事就这么严肃认真。使访问活动象钟表一样准确运行。就一位苏小姐负责全程陪同，到任何一座城市再无其他人来接、送。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办事效率，免去了主、客都十分厌倦的繁文缛节。

当苏碧清小姐询问我们每一位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她办时，我说，临来时接到著名女作家韩素音的邀请，让我访德后到瑞士洛桑她家去做客，到西德后立即与她电话联系。我把韩素音的信交给她看，她却一时没有弄清韩素音是什么人。

下午两时半，我们驱车去法兰克福郊区参观歌德故居。一本小册子曾经介绍过，法兰克福是联邦德国的财政、金融中心，马茵河从市中心穿过，两岸耸立着无数摩天大楼，有些象纽约的曼哈顿，被称为“马茵哈顿”。车过市中心，果然见一幢幢高耸入云的玻璃大厦在冬日的阳光下，竞相辉映。

歌德故居坐落在一条僻静而古老的小街上。是一座四层楼房。门口已经停放着一辆汽车。我们进了大门，苏碧清小姐去值班室通报了是从中国来的客人。随即有一位跛足老人、亦是故居的负责人卡尔先生出来迎接我们，安排我们去存放

了大衣、手提袋，才亲自领我们去参观并讲解。卡尔先生对我们一行特别表示友好，允许我们带了照相机，在室内照相呢。在一间来宾接待室里，卡尔先生请我们坐下，介绍了一下故居的概况：

这座建筑物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出生的地方。歌德二十六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诗人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意大利人。祖父是当时法兰克福的大官，父亲则是商人。歌德年轻时候追求自由解放，但父亲思想保守。那时的法兰克福是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却是全德国南北物资交汇之地，商业繁荣。歌德的父亲死后，迫于生计，母亲把房产、家具、书籍都卖给一个商人。那商人把一楼改作了店铺，其余都基本保持原样。歌德在二十六岁以后，去魏玛宫廷做官，很少回到这里。但诗人一生都眷恋着自己的母亲。母亲从小给了他高尚美好的感情。一九二〇年，国家决定成立歌德纪念馆，才收购了这所房产，并收集十八世纪的有关书籍。故居当年的家具、画像则基本上保留着原物。由于诗人在世界上的广泛影响，故居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一九三八年，纳粹狂热已经席卷了整个德国。当时的故居负责人很有学识，预见到希特勒即将发动

欧洲战争乃至世界大战，便很聪明地把故居的珍贵家具、文物、书籍，有计划地分散、转移到了乡下，保存了起来。果然不久，战争爆发了，故居建筑毁于轰炸。如今的这幢房子，是根据当年的样式，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重修的，千幸万幸的是，故居的珍贵文物都从乡下找了回来。

听了卡尔先生的这段介绍，我心里不禁有些激动。即便是在大日耳曼民族主义最疯狂的岁月里，在整个德意志国家都因患上狂热症而失去了控制的可怕年代里，德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清醒和理智，而在大灾难面前尽了自己绵薄之力。

接着卡尔先生还将四份影印的歌德诗作分送给我们，并介绍说，这几首诗歌，是歌德当年仿照中国唐代的律诗写的。歌德不懂中文，但一生都向往中国，向往古老的东方文明，对中国发达的文化，尤其是诗词和哲学充满了敬意。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屡屡提到中国。他是通过意大利文读了中国的唐代诗歌。

随后卡尔先生领着我们参观故居房间。一楼为饭厅、客厅、厨房等，二楼为卧室、书房，铺着大块枞木的地板，踩上去吱嘎作响。每个房间

都砌有火炉，火炉外面嵌砌着中国的彩绘瓷片。据说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很时髦和名贵的，只有很富裕的人家火炉上才嵌砌中国瓷片。许多房间里还摆着中国花瓶、中国人物瓷塑像。三楼是音乐室和歌德的写作室。音乐室的正面墙下，摆着一架仿照中国的古筝加西洋琴键制的风琴，琴盖上是幅仿中国画，画着两个古代的中国骑士在追捕一只惊慌的小鹿。背景上的柳树、山石也是仿照中国画的线条。歌德的写作室朝南临街，光线充足。窗下有一张写字台，一把高高的靠背椅。但据说歌德不习惯坐着写作，而是站在离写字台不远的斜面木台上写作。我立即想象出了歌德手握鹅管笔斜靠在这木台上的神态，显然是为了让姿势和思绪达成一种自由的和谐。据说歌德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的传世之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就诞生在这间屋子里。我们都在这里留了影。在三楼的正厅里，我们还看到了歌德的父母的油画像。诗人的母亲是位美人。我在一幅著名油画前伫立了许久，画的是三十岁时的歌德，在魏玛宫廷做大臣，公务繁忙不能回家看望母亲，思念母亲时，便伸长了手臂举着母亲的画像端详……这幅画，已经成了德国的艺术珍品。一九八二年是歌德诞辰二百周年，这幅画便成为